

石梦

上海人民出版社

石梦丹青

陈云发 著



K825.72=76

86

出版社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丹青

陈云发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石梦丹青/陈云发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 - 7 - 208 - 08838 - 2

I. 石... II. 陈... III. 余石-传记 IV. 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 163779 号

.....

石梦丹青

陈云发 著

责任编辑 / 朱慧君

装帧设计 / 李宏艳

美术编辑 / 刘素妍

策 划 / 上海点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印刷装帧 / 上海美雅延中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89×1194 毫米 1/20

字 数 / 70 千

印 张 / 10

书 号 / ISBN 978 - 7 - 208 - 08838 - 2/K · 1593

定 价 / 68.00元

序

言 / 吴孟庆

濒临东海之滨的上海浦东是人才辈出的一方热土，在这里出过革命英烈、社会贤达、宗教领袖，乃至文化名人。20世纪90年代，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开发开放浦东，浦东成为经济发展的龙头。这是一个日新月异、创造奇迹的地方，也是一个造就各类人才的地方。

本书传主余石先生虽未进过正式美术大学科班学习，但他对艺术的投入与追求在上海范围内已小有名气。他1957年8月出生于浦东川沙县洋泾乡，一个土生土长的农家子弟。1979年7月，因为所在生产队土地被征用，而被安置到县房管局当装卸工，后改做房屋修缮预决算工作，1983年调到团县委工作，期间报考了中央电视大学“现代工业企业管理专业”，三年苦读，终于拿到了电大的专业文凭。

改革开放为年轻人开辟了实现理想抱负的道路。余石把握住了时机，表现出积极进取的“历史主动性”。他服从组织安排，干一行爱一行，工作成绩出色。可是他又不安于现状，1987年，他放弃

了县委组织部安排他去县文化局工作的机会，主动要求回到县房管局从事房产经营开发工作。1993年，又从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联合开发公司调到东厦房地产开发公司，当了常务副总经理。1995年，下海经商。

可以说，没有浦东的改革开放，就没有余石的成功。但是如果没有他本人的努力，同样不会有所收获。余石从小养成观察、动手的能力。他在农村写宣传标语，出黑板报；在房修队时，住宿在外，静心临摹传统书画；在访友时，看到朋友在学雕塑，他便跟着学，用两面镜子组成视角，观镜自塑了第一尊胸像，居然神情毕肖。他就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坚持绘画、书法、篆刻，如痴如醉，常常作业到深夜。三上黄山，启发了他的灵感，他从画油画、素描，转到了国画，一开始就是泼墨山水，追求构图的大气和视觉的冲击；登泰山，如同走进历史，山水画中融进了人文观照；夜上华山，晨观日出，体验了华山之奇之险之美。外师造化，他的绘画技艺得到了不断提高。

机遇属于有准备的人。本书写了余石从艺道路上的两次机遇。一次是与上海教育电视台《诗情画意》专栏组愉快合作8年的经过，余石利用这个机会在上海和全国各地走访书画名家，实际上师从了几十位、上百位老师。百余位文化名人为他题写了“补天余石”条幅。他虽然没有像一般画家那样拜师学艺，但转益多师，包括与众多“学院派”老师切磋交流，使他博采众长、眼界大开，从此在书画艺术创作道路上越走越宽。

第二次是1989年初，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根据上级领导的意见，帮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上海举办了一个美术作品展。基金会与余石联系，余石支持这个项目，但他提出要包含两项内容：在上海与新疆同时办一个自己的画展，并希望在新疆也能为其办一个画展。他以练达的人情、精明的算计和执著的追求，取得了“双赢”的结果，也使这位“草根”画家在艺术领域逐渐扎根。此后，他并将画展从国内办到了国外。由此观之，他对机遇的准备，一是物质的，即靠经营积累条件；二是文化的、精神的，通过刻苦学

习，孜孜以求，具备了一定的书画技能。因此，他才能达到左右逢源的境界。

余石取得不俗的成绩，还在于他从事艺术创作，能抓住本质的东西。比如他抓住了“气韵生动”这一水墨的根本之点，笔墨意韵随心挥洒，大象无形，别具一格。也许有人会视之为书画创作中的异类，但作为标新立异之“异”，求同存异之“异”，正是海派书画本质的体现，求新求变，锐意探索，是每一个追求进步的海上书画家的必经之路。余石在应邀赴法国参加“小城中的艺术”写生活动45天后写了《游法国后感言》一文，其中写到对当今法国艺术新人作品的观感：“他们的探索虽然还不成熟，但却可能闪现电光石火，这些闪光是新人探索时所迸发的灵感，同样是艺术精华，尽管脱不尽稚嫩，但却是富有生命、最生气勃勃的……”这话同样可用在余石本人身上。当然他比这些艺术新人成熟老练多了。

初次和余石见面交谈时，我告诉他，我们刚开过纪念海上画派代表人物的王一亭研讨会。余石立即告诉我说，曾有人将他比作

“小王一亭”，但他不认为自己可与这位前辈同乡相提并论。在成功企业家、书画艺术家、热心社会事业和虔诚佛教徒方面，他们确有一些相近之处。尤其是他们都处在社会大变革时代，成败得失、命运浮沉，是转瞬间的事。王一亭得以保持高风亮节，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坚持以优秀传统文化涵养自己，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余石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但他的人生道路还长。即便是他画得最有特色最为人称赞的墨荷，在艺海中也是“小荷才露尖尖角”，而真正成为德艺双馨的大艺术家，续写更加瑰丽多采的篇章，有待于永不懈怠的学习修炼。

本书作者陈云发先生是我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书时的“系友”，学生时代就擅长作文。近年来我读过他写的政论、戏剧研究、人物传记、武侠小说等多种文体的著作，文笔优美，议论风生，不愧为写作多面手。在本书中，作者用优美的文学语言宣扬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潮人物，又以深邃的哲理和历史的眼光对人和事进行分析。对传主既是回顾既往，也是引导未来，字里行间倾注了

作者的热情期待。我希望本书能成为激励传主不断前进的动力，以期不辜负江东父老和朋友们的厚望。

2009. 06

作者为上海市文史馆馆长

序言

五间堂	002
天赋的眼睛	010
童子功	018
农村磨炼	024
拜师学艺	030
T台总管	038
感悟名山	046
诗情画意	054
一炮两响	064
八方出击	074
法兰西写生	090
水墨新荷	098
父女情深(上)	108
父女情深(下)	118
石之缘	130
半白起点	138
余石作品	142
点石园	184

后记



公元2008年3月28日，正是圣洁的报春花白玉兰在春日大地盛放的日子。上午11点20分，一架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国际航班的客机准时降落在韩国的仁川机场。机上走出了来自中国上海的18位客人，为首的是一位身材魁伟的男子，他穿一件黑色的中式皮上装，一条白色的西裤，满脸洋溢着春风，操一口浦东乡音，忙前忙后地招呼着其他同伴。这些不速之客，是由上海的画家、艺术评论家、作家、记者等组成的特殊团队，他们是前来韩国首尔的松花美术馆，参加《浮生乐水》画展的。那位操浦东乡音的男子，就是本次画展的主人、中国上海的著名画家余石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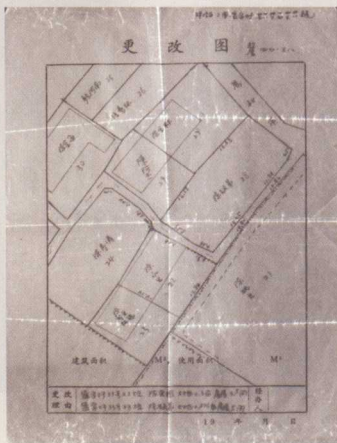
在由仁川开往首尔的大巴上，大家听着来接机的韩国导游张允景女士风趣而又热情的介绍，叙说着1950年在这里曾发生过的朝鲜战争中，美军“仁川登陆”的往事。满车上海同乡到达异国后激起了欢

笑，而作为此次活动主角的余石心情却并不平静，因为他更多的是在关心着下午即将开幕的画展，虽然他已经是第12次举办画展了，但这次在韩国开画展，规模大、作品多，不知道他的中国画风格能不能被韩国艺术界接受，不知道下午的画展能不能搞得热热闹闹？

大巴迅捷地行驶在一座通往首尔的高速公路大桥上，抬头望去，前方是一片宽阔的黄海海域，远处可见缓缓移动着的船舰，近处海水正有节奏地拍打着堤岸和大桥的墩基。再往西和西南方，在大海的尽头，便是中国最大的现代化都市上海，那是余石生长的地方，那里有他的事业。余石是一个有自信，很努力的画家，一个从未经过大学专业学习的人能勇往直前，他的精神可贵。此刻的余石，正沉浸在对过去的回忆中，他的经历是难忘的，而今上海的一批记者、作家、艺术家为他的画展结成团队赶到异国，这种盛况是绝对不多见的。远处，海鸥在自由地、海阔天空地翱翔着，余石的思绪仿佛也飞起来了，穿越50年漫长的时空隧道，飞向远方，飞向他所追求的世界。

1957年8月19日中午约11时，一个男孩在上海市原川沙县洋泾乡泾南村二队杨家宅12号降生，父母当时给他取名为“月兴”，谁也不会想到，这个普通的农家孩子，日后会成为画家余石。

在余石的记忆里，川沙县洋泾乡泾南村是一个绿色的村落，这里地处上海的东部，北面是奔流不歇的黄浦江，与对岸大都市的嘈杂相比，泾南村显得分外宁静。村子的东面是一条叫东浜沟的小河，与村南的二



原洋泾乡泾南村陈家宅13号地籍资料



余石出生地泾南村杨家宅12号其父亲祖传的老房子（灶间门外一角）



农家养鸡养鸭以改善生活

塘浜一起纳入村西的洋泾浜，再由洋泾浜往北汇入滔滔黄浦江。东浜沟里的水很清澈，河里鱼虾龟鳖一应俱全，在没有安装自来水之前，村子里的村民都在沟浜里洗衣、淘米、汰菜，用沟浜的水浇灌庄稼和花木。跨过洋泾浜往西十多里，便是著名的陆家嘴。今天，这里是中国最现代化的金融城，遍地是耸入云霄的高楼大厦，世界各大银行几乎都在此建有分支机构，更有金茂大厦、香格里拉大酒店、东方明珠、国际会议中心等综合楼宇配套，在世人看来，陆家嘴就是中国现代化的标志。

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下半期，陆家嘴在上海人的心目中，还只是一个摆渡口，只有一条小街的集镇，江对面，才是真正的上海的代表——外滩。

余石原先的家住在洋泾乡泾南村第一生产队陈家宅13号，坐落在当今的洋泾浜以东，建平路西南。由三个姓氏组成一个生产队：陈家宅、张家宅、杜家宅。陈家宅紧靠着东浜沟，在上海市建平中学的南侧，余石家在陈家宅的最东南，屋外场地连接了东浜沟的小桥，所以他家门前道路是村民出工的必经之路。现在，这里的村宅已全部拆除，成为著名的罗山路立交桥区域。

原先东浜沟上的那座木面小桥，可以通过小卡车和拖拉机。河东面是一片肥沃的土地，当年这里种满了水稻和

蔬菜，一年四季是绿油油的。

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经济的发展，住宅建设轰轰烈烈地扩大延伸，使上海的城市化步伐不断加快，尤其是中央决定浦东开发以后，陆家嘴地区面貌日新月异。余石的老家洋泾乡离陆家嘴很近，首当其冲便需要接受现代化的辐射，于是，他的那个陈家宅，连同整个泾南村、洋泾乡，转眼之间，便在城市化的历史步伐中变成了上海浦东新区现代化城区的一部分，昔日的农民，都住进了现代化的高楼，他们有宽敞的住房和舒适的现代化设施。不过，每当余石来到这里，他也依然勾起对当年农村的一丝眷恋之情和对自己家那排“五间堂”的记忆。

余石的父亲杨掌生，曾是上海工业设备安装公司的翻砂工。在那个年月，一户农家若有个劳动力在国营公司当工人，月月有牢靠的经济收入做保证，着实令人羡慕。杨掌生虽然也是泾南村人，但并不住在陈家宅，只是与妻子陈宝珍结婚以后，才落户陈家宅岳父家的“五间堂”。

余石的外祖父名叫陈耀弟，生前是华东电力局的技师，年轻时就很聪明，又有技术，从余石开始记事起，他就已退休了，家中的墙上挂着外公获华东地区先进工作者的奖状和合影照片。

外祖父家在泾南村是个殷实户，祖传的宅基上造了五间新屋。当年，外公为了造这所房子，花费了巨大的心血，木料是撑着木排拉来的。经过好几个月的忙碌，一排五间，敞亮的木结构厅堂，终于很快盖了起来。

新房子按上世纪40年代的标准，造得很气派，一色的青砖灰瓦，每



余石童年时的全家福（摄于1969年）

余石的外婆在五间堂屋前的留影



根木柱子都立在石鼓上，外墙窗台下抹着水泥，上面抹着石灰。五间房子并排朝南，因此，敞亮的新房在当时的泾南村，也算是很气派的民居。

上梁那天，鞭炮连响，来看热闹的邻居，都十分地兴奋，因为“抛梁”（旧时江南乡间造房吊装屋脊正梁时，需举行仪式，并有木匠固定屋顶正梁时，向下抛洒“喜物”，如馒头、糕团、花生、红枣、香烟等物品，村里的乡亲均可去抢拣）时大家满衣兜里装的都是拣抢来的“喜物”，一位老木匠抚摸着那一根根粗大的立柱，仰着脸好一会端详着足有斗腰粗的正梁，感叹地翘着大拇指说：“这五间堂够气派，一只鼎嘞！”（意即可以名列前茅或数一数二了）从此，“五间堂”便出了名气。

余石的外婆共生有2个孩子，都是女儿。大女儿解放前就去了台湾，从此一直没有回来，也失去了联系，直到上世纪80年代得到信息，才知道已定居了美国，她很想回国探亲，但年老有病没能实现，前些年外婆去世前，很想念这个大女儿，但也没能再见到。家族中只有余石一个人在1994年赴美国时见过这个大姨妈，余石至今不忘大姨妈当时塞给他的200美元“压岁钱”。余石把钱交给了母亲，请母亲到银行存起来，留作纪念。

余石的母亲陈宝珍是外婆的小女儿，从小就受外公外婆珍爱，外公外婆由于大女儿离家奔往异地他乡，所以就不再希望小女儿读书后外出，19岁时，陈宝珍因故在高中辍学了。那时，余石外婆家的

五间堂灶间一角



“五间堂”房子很宽敞，女儿虽已出嫁却不离家。在余石幼小的心灵中，“五间堂”就是他家的真正祖屋，外婆就是他的祖母。

余石刚刚记事时，有一天，他追赶着家里的小公鸡玩，看着那高高翘起的花尾巴，天真地对外婆说：“外婆，花公鸡真漂亮。”外婆笑着说：“乖小囡，你也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依是属鸡的，依是一只小公鸡。”

余石没辙了，他还太小，奶奶说得对，所以余石小的时候穿花衣，头上还扎蝴蝶结。

不知不觉间，余石对生活的色彩开始在意起来。春天，蔬菜地里的大片油菜花绽放了，一望无际是金黄色，晚上回到家，花粉常把衣袖、裤袋和鞋子沾满，倒像是洒上点点金粉。在犹如铺上了一层厚厚地毯的麦苗地里，余石常常与村里的小伙伴在里面钻进钻出。他家门前的菜园里，种着几棵桃树，总是和油菜花比赛着谁开花最早似的，油菜花一开，它们也马上张罗着开花，粉红色的桃花，在雨后显得特别娇艳，仿佛是桃树身上的新花衣，灿烂得像一团团火焰，余石特别喜欢桃花的颜色。到了夏天，屋子周围的月季，池塘中的荷花，红的、白的，在乌绿的嫩叶中显得分外夺目。秋天，院里的桂树，路边的野菊，开足了就会发散出阵阵浓郁的香味，让田野的空气分外清馥。冬天，余石盼着下雪，他喜欢雪花飘在手心中，慢慢地看着它们变成水珠。他与大人一起清扫家门外的雪，打雪仗、堆雪人。雪洁白晶莹，将世界装点得粉妆玉琢，此时，分明让人看到了白的威武，白的力量，小小的雪花，积



余石的外公(1898年1月2日—1974年8月28日)、外婆(1902年10月6日—1985年5月17日)

顾郑一先生为余石的外公外婆塑制的铜像





五间堂宅基地上搭建的兔棚一角
(1979年余石油画写生作品)

聚在一起，能把一切都盖住：田野、树木、房子、蠕动的车辆，让世界的万物都笼罩在白色之下。童年的余石，睁大着一双眼珠，观察着家乡四周四季的变化，他虽不明白为什么眼前的景色要一会儿变红、一会儿变绿、一会儿变黄、一会儿变白，但是，他喜欢这些跳动变幻着的颜色，认为这些颜色与他的生活一样绚丽多彩，是有生命的——一种流动着的生命。

小时候的余石，常常是在外婆的怀抱里度过的，所以，他与外婆特别亲近，什么心里的话都肯给外婆讲。有一次，余石在场地上发现了一只被碾死的蝴蝶，就伤心得吃不下饭，外婆问他：“怎么啦？”

余石难过地说：“那么好看，它的花衣裳也碎了！”

大人们都为此觉得好笑，外婆带着惋惜的口吻安慰说：“依这么喜欢五颜六色的东西，真是投错了胎，应该投做小姑娘。”在余石的性格中，可能从小的这种环境及教育，余石有了一层女性的细心，文静而善于思考……